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九

唐 歐陽詢 撰

水部下 壑 四瀆 濤 泉 湖 陂 池 溪 谷 澗 浦 渠 井 水 津 橋

壑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大壑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實惟無底之

谷

莊子曰諄芒東之大壑遇苑風於東海濱苑風曰子將

之大壑奚為曰夫壑之為物注焉而不滿取焉而不竭又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離騷曰降望大壑

賦梁簡文帝大壑賦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大壑在焉其深無極悠悠旣湊滔滔不息觀其浸受壯其吞匿歷詳衆水異導殊名江出濯錦漢吐珠瑛海逢時而不通河遇聖而知清嗟乎使夫懷山之水積天漢之流駛彭

潛與渭濕俱臻四瀆與九河同至余乃知巨壑之難滿尾閭之為異

四瀆

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桓譚新論曰四瀆之源最高而長從高注下其流激浚故為平地災害

博物志曰四瀆濟出王屋山其江河淮所出已具別卷

碑周王襃四瀆祠碑銘曰靈祠岳立貝闕雲浮寂寥詭

怪髣髴神遊姬嬴分國河渭合流桃花春水靈草孤洲潼鄉河曲汾陰睽壤亂流不度龍門難上河魚送迎江妃来往水開通跡山臨高掌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榮光離合雲氣徘徊水仙遺操津吏餘杯波息川后浪靖瞻臺

濤

廣雅曰陽侯濤大波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劍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

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子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隨潮来往

論衡曰儒書言吴王夫差殺伍子胥煑之於鑊盛以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溺殺人夫言吴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臨水為濤者虛也衞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然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

相副也

博物志曰東海中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伏

詩晉蘇彦於西陵觀濤詩曰洪濤奔逸勢駭浪駕丘山訇隱振宇宙瀄𤁬津雲連

梁徐昉賦得觀濤詩曰雲容雜浪起楚水漫吴流漸看遥樹没稍見遠天浮漁人迷舊浦海鳥失前洲不測滄溟曠輕鱗幸自游

賦晉顧愷之觀濤賦曰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宏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瑶瑛彫鱗采介特種奇名崩巒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謨茲濤之為體亦崇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參神斯必來以知信勢剛凌以周威質柔弱以協順

晉曹毗觀濤賦曰伊山水之遼迥何秋月之淒清瞻滄津之騰起觀雲濤之來征爾其勢也發源溟池迴衝天

冄灑拂滄漢遥櫟星景伍子結誓於陰府洪湍應期而来鷁汨如八風俱臻隗若崑崙抗嶺

晉伏滔望濤賦曰若夫金祇理轡素月吉望宏濤於是鬱起重流於是雷驤起沙渟而迅邁觸横門而剋壯灌江津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揚鬱律烟騰隗兀連罡重疊巘而天竦洄湍澼而起漲

泉

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為瀸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

懸出懸下出也氿泉仄出仄出旁出也

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啾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滋泉

淮南子曰崑崙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東觀漢記曰耿恭為校尉居疎勒匈奴來攻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二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拜為吏請禱有頃井泉濆出

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
吴郡録曰始興有始興山山出温泉
天門零縣有温泉丹陽江乘縣有湯山出温泉二所可
以瀹鷄
廣志曰温泉西者在新豐北者在廣平有美泉出溉種
出穀香美在汲郡
新成縣有冷泉水冷如冰在湖縣有鹽泉煑則為鹽有
醴泉用之愈疾

晉安帝紀曰吳隱之性廉操為廣州刺史界有一水謂之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以言志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逾厲

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其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即涌出

漢水記曰漢水有温泉方圓數十步冬夏常沸涌望見白氣衝天能差百病

江乘地記曰東南三十五里有湯泉半冷半温共同一壑

盛弘之荆州記曰新陽縣惠澤中有温泉冬月未至數里遥望白氣浮蒸如烟上下采映狀若綺疏又有車輪雙轅形世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人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来倐忽又曰夷道縣句將山下有三泉傳

云本無此泉居者皆苦遠汲人人多賫水與之有一女子孤貧繿縷無以貿易有一乞人衣食麄貌醜瘡痍竟體村人見之無不穢惡唯女子獨加哀矜割飯餉之乞人食畢曰我感姬行善欲思相報為何所須女荅曰何恩可報且今所須之物非君能得因問所須女子曰正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中書刀刺山下三處即飛泉涌出因便辭去忽然不見

括地圖曰負丘之山上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宫有英泉

飲之眠三百歲乃覺不知死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山出泉如酒味名為玉酒
詩北齊劉逖浴湯泉詩曰驪岫猶懷玉新豐尚有家神
井堪銷癘温泉足蕩邪紫苔生石岸黄沫擁金沙振衣
殊未已翩然停使車
賦後漢張衡温泉賦曰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
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温泉浴神井風中巒壯厥類之
獨美思在化之所原覧中域之珍無斯水之神靈控湯

谷於瀛洲濯日月乎中營隆高山之北延處幽屏以閒清於是殊方交涉駿奔来臻士女曄其鱗萃紛雜遝其如細

晉傅咸神泉賦序曰余所居庭前有涌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温温則水物冬生冷則冰可以過每夏遊之不知歲之有暑耳惟兹神泉厥理難原在冬則温既夏而寒混混洋洋載清載瀾遂乃壇以丈石樹之柳杞密葉雲覆重蔭蔽沚氣泠泠以含凉風肅肅而恒起於時朱明

紀運旭日馳光鬱鬱隆暑赫赫太陽盥玉體於素波身淒焉而自清不知天時之有暑忽謂繁霜之隕庭逮至旻秋既逝司寒騁節六合蕭條嚴風凜冽河洛輟流太陰凝結彼溰溰而含凍此灼灼而含熱綠竹猗猗芹藻青青是託斯茂是殖斯榮

碑周王褒温湯碑曰原夫二儀開闢雷風以之通響五材運行水火因而並用炎上作苦既麗純陽之德潤下作鹹且協凝陰之度至於還陵熱溪沉魚涌浪炎洲燒

地穴凧含烟火井飛泉垂天遠扇焦源沸水衝流迸集
甘川浴日跳波邁椒丘之野湯谷揚濤激水疾龍門之
箭故以地伏硫黃神泉愈疾云云其銘曰挺此温谷驪
岳之陰白礬上徹丹沙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谷神
不死川德愈深
周庾信温湯碑曰咸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
始受玄夷之命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
山餘力弱則鴻毛不勝仲春則楡莢同流三月則桃花

共下其色變者流為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為三危之露烟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非神鼎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涌灑胃滌腸興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為鴈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山間湧水實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痾在乎咸康之世嵩山三仙之館不孫擅於天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

湖

說文曰湖大陂也揚州浸有五湖水澤所仰以溉灌也

越絶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

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石湖其水冰

淮南子曰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歷陽淮南國名

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爾此嫗數往視門閫吏問之姥對如其言暮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

風俗通曰越滅吳范蠡乘舟於五湖

語林曰褚公與孫綽遊曲阿後湖狂風忽起舫欲傾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有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述異記曰桓冲為江州刺史乃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有大羣白鵞湖中有敗艑赤鱗魚

劉道真錢塘記曰明聖湖在縣南去縣三里父老相傳湖有金牛

鄭緝之東陽記曰北山有湖故老相傳云其下有居民曰徐公者常登嶺至此處見湖水湛然有二人共博於湖間自稱赤松子安期先生有一壺酒因酌以飲徐公徐公醉而寐其側比醒不復見二人而宿草攢蔓其上家人以為死也喪服三年服竟徐公方反今其處猶為徐公湖

裴氏廣州記曰盧山頂有湖廣數頃有楊梅山桃止得於上飽噉不得持去

秦州記曰武都山前有湖冬夏無增減義熈初有白龍於此湖升天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覆笥山上有太湖周數十里靈果異物皆不可識又有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風土記曰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

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也

荆山記曰巴陵南有青草湖周迴百里日月出没其中

湖南有青草山故因為名

詩晉李顒涉湖詩曰旋經義興境弭棹石蘭渚震澤為何在今唯太湖浦圓徑縈五百眇目緬無覩高天淼若岸長津雜如縷

宋孝武濟曲阿後湖詩曰宵登毗陵路旦過雲陽郛平湖曠津濟菰渚迭明蕪和風翼輿歸釆夕氛晦山嵎驚瀾

翻魚藻賴霞照桑榆

宋謝靈運石壁還湖中作詩曰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

宋謝惠連汎南湖至石帆詩曰軌息陸塗初枻鼓川路始漣漪繁波漾參差層峯峙蕭疎野趣生逶迤白雲起登陟苦跋涉躋眺樂心耳即翫翫有竭在興興無已

梁元帝泛蕪湖詩曰桂潭連菊岸桃李映成蹊石文如濯錦雲飛似散珪棹度菱根反船去荇枝低飀隨迎雨

燕鼓逐伺潮雞

梁范雲治西湖詩曰史氏導漳水西門溉河潮圖始未能悅克終良可要擁鍤勸年首提爵勞春朝平皐草色嫩通林鳥聲嬌已集故池鶩行蒔新田苗何吁畚築苦方驩魚稻饒

陳陰鏗渡青草湖詩曰洞庭春溜滿平湖錦颿張源水

桃花色湘流杜若香冗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行舟逗遠樹渡鳥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陳劉刪汎宮亭湖詩曰迴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淣瀁疑無際飄揚似度空檣烏排鳥路船影沒河宮孤石滄波裏匡山苦霧中寄言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賦吳楊泉五湖賦曰乃天地之元源隂陽之所徂上值箕斗之精與雲漢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溉為百川之巨

都居揚州之大澤苞吳越之具區南與長江分體東與巨海合流太陰之所毖玄靈之所遊追湖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洲爾乃詳觀其廣深之所極延袤之規方邈乎浩浩湯湯乎洋洋西合乎濛汜東苞乎扶桑日月於是出入與天漢乎相望左有苞山連以醴瀆崇嶺崔嵬穹窮紆曲右有平原廣澤蔓延蒭薄原隰陂阪各有條格茹蘆茭亂隱軫肴錯衝風之所去零雨之所薄

陂

毛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史記曰高祖母曰劉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淮南子曰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

續漢書曰郭泰入汝南交黄叔度至南州先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或以問泰泰曰袁奉高之器譬諸軌濫雖清而易挹也叔度之器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不可量也

魏畧曰明帝出次摩陂有龍見於井中帝出觀因改摩

陂為龍陂
漢宫殿疏曰鴈鶩陂盖地六頃承昆明池下流
抱朴子曰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家門前陂水中卧竟
日乃出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去吏隱居於蟻陂之陽以漁釣自
娱彈琴詠詩常方坐於陂側
襄陽耆舊記曰宜城縣東北角有熨斗陂
詩魏文帝於玄武陂作詩曰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

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稷何𧯽𧯽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陰綠向我池邊生秉渚望長洲羣鳥讙譁鳴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

銘晉張載洪池陂銘曰開源東注出自城池魚鼈爓殖水鳥盈涯菱藕狎獵秔稻連畦漸臺中起列館參差惟水泱泱厥大難訾

池

毛詩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又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六韜曰殷君喜為酒池迴船糟丘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而歸是曰樂池又曰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也

漢書曰賈山奏事吳王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長江之固江淮之險又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

瀛洲象神山也

魏志曰黄初三年穿靈芝池

逸士傳曰堯讓天子於許由許由逃巢父聞之而洗耳於池

顧子曰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徳池為一焉沐浴羣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滌蕩塵穢義也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謙智也顧子曰我得女於池上矣

華陽國志曰滇池縣有澤水周迴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流故俗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與家馬交則生駿駒世稱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襄陽記曰峴山南習有大魚池依范蠡養魚法種楸芙蓉菱芡山季倫每臨此池輒大醉而歸恒曰此我高陽池也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往来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王羲之書曰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寡人躭之若是

未必後之

續述征記曰大梁西南七十里尉氏縣有蓬池

梁州記曰明月池南二里有七女池

詩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遥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魏陳王曹植詩曰逍遥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陽棲雙鶡只柳有鳴鳩

梁武帝首夏泛天池詩曰薄遊朱明節泛漾天淵池舟
檝互容與藻蘋相推移碧沚紅菡萏白沙青漣漪新枝
拂舊石殘花落故池葉軟風易出草密路難披
梁簡文帝山池詩曰日暮芙蓉水聊登鳴鶴舟飛艫飾
羽毦長幔覆緹紬停輿依柳息住蓋影空留古樹橫臨
沼新藤上挂樓魚游向闇集戲鳥逗楂流
梁庾肩吾山池應令詩曰閬苑秋光暮金塘牧潦清荷
低芝蓋出浪湧燕舟輕逆湍留棹唱帶谷聚笳聲野竹

交臨浦山桐迴出城水逐雲峯闇寒隨殿影生
梁王臺卿山池詩曰歷覧周仁智登臨歡豫多穿渠引
金谷闢道出銅駞長橋時跨水曲閣乍臨波巖風生竹
樹池香出芰荷石幽銜細草林末度横柯
梁鮑至山池詩曰望園光景暮林觀歇雰埃荷疎不礙
檝石淺好縈苔風光逐㣲轉山望向橋開樹交樓影没
岸暗水光来
後魏温子升春日臨池詩曰光風動春樹丹霞起暮陰

嵯峩暎連壁飄颻下散金徒自臨濠渚空復撫鳴琴莫知流水曲誰辯游魚心

周庾信奉和山池詩曰樂官多暇豫望苑暫迴輿鳴笳陵絶浪飛蓋歷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門葉半疎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餘又晚讌昆明池詩曰春餘足光景趙李舊經過上林柳靑細新豐酒泛多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臯徒稅駕何處有凌波又奉和初濬池成淸晨臨泛詩曰千金高堰合百

頃浚源開搠逄積草浪更識昆明灰虎嘯風還急鷄鳴
潮即来時看青雀舫遥逐桂舟迴
周王褒玄圃濬池詩曰長洲春水滿臨汎廣川中石壁
如明鏡飛橋類飲虹垂楊夾浦綠新桃緣逕紅對樓還
泊岸迎波暫守風漁舟釣欲滿蓮房採半空於茲臨北
闕非復坐墻東又山池落照詩曰竹館掩荆扉池光晦
晚暉孤舟隱荷出輕棹染苔歸浴禽時侶寡驚羽忽單
飛

徐陵山池應令詩曰畫舸圖仙獸飛艎挂采斿榜人事
金槳釣女飾銀鉤細萍時帶檝低荷乍入舟猨啼知谷
晚蟬噎覺山秋又奉和山池詩曰羅浮無定所鬱島屢
遷移不覺因風雨何時入後池樓臺非一勢臨翫自多
奇雲生對戶石猨挂入欄枝
陳陰鏗經豐城劒池詩曰清池自湛淡神劒久遷移無
復連星氣空餘似月池夾篠澄深淥含風結細漪唯有
蓮華蕚還想匣中雌

陳江總秋日昆明池詩曰玄沼蕭條望遊人意緒多終南雲影落渭北雨聲過蟬噪金堤柳鷺飲石鯨波珠來照似月織處似成河詎知臨水歎非復採蓮歌

隋薛道衡遊昆明池詩曰霸陵因静退靈沼暫徘徊新船木蘭檝舊宇豫章材荷心宜露泫竹徑重風來魚潜疑刻石沙闇似沉灰

賦晉張載濛汜池賦曰麗華池之湛淡開重壤以停源激通渠於千金承瀍洛之長川挹洪流之汪濊包素瀨

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東入紫宮左面九市右帶閶風周墉建乎其表洋波迴乎其中幽瀆傍集潛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緣以采石殖以嘉樹水禽育而萬品珍魚産而無數蒼苔汎濫修條垂幹緑葉覆水玄蔭珍岸紅蓮煒而秀出繁蓜𤼵以煥爛遊龍躍翼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觀想白日之納光覩洪暉之皓旰於是天子乗玉輦時遨遊排金門出千秋造緑池鏡清流翳華蓋以逍遥攬魚釣之所收纖緒挂而鱣鮪来芳餌沉而

鰋鯉浮豐彩踰於巨鼇信可樂以忘憂

晉郭璞鹽池賦曰水潤下以作鹹莫斯鹽之最靈傍峻岳以發源池茫爾而海渟嗟玄液之潛洞羌莫知其所生狀委虵其若漢流漫漫以漭漭吁鑿鑿以粲粲色皜然而雪朗揚赤波之煥爛光旰旰以晃晃隆陽映而不燋洪涔沃而不長磊崔崒確鍔刿碁方玉潤膏津雪白凌岡粲如散璽煥若布璋爛然漢明晃爾霞赤望之絳承即之雪積翠塗内映頳液外冪動而愈生損而滋益

若乃煎海鑠泉或凍或漉所贍不過一鄉所營不過鍾
斛飴戎見軫於西隣火井擅奇乎巴濮豈若茲池之所
産帶神邑之名獄吸靈潤於河汾揔膏液乎滄洓
宋謝莊悅曲池賦曰北山兮黛柏南谿兮頳石頳岸兮
若虹黛樹兮如畫暮雲兮十里朝霞兮千尺步東池兮
夜未久眄西窻兮月向山引一息於䆫内擾百緒於眼
前
銘陳江總芳林園天淵池銘曰歲次執徐月維大呂爰

命梓匠廣修畚鍤揉置舊趾開浚昔基東西彌望雲霧之所滃蕩南北紆縈虹霓之所引曜曉川漾璧似日御之在河宿夜浪浮金疑月輪之馳水府前瞰萬雉列榭參差郄拒三襲危巒聳峭瓌鳥異禽自學歌舞神木靈卉不知揺落但𠇍皮覧海序螭蛟之泛濫吉甫臨舟美檉松之翦茸尚復著在吟詠緘彼緹緗況我君門盛事未紀謬𩔖待詔謹製銘云石溝溜竇蘭渚潮平九華閣道百丈層盈液揺殿色殿瀉波明

表晉江逌諫鑿北池表曰伏承當鑿北池及立閣道雖湫阨陋小用功甚微又役不擾民賦不及外至簡至約誠不可加然於愚懷實有眷眷

谿

爾雅曰水注川曰谿山瀆無所通曰谿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至卑耳之谿

俗說曰郗僧施青溪中汎到一曲之處輙作詩一篇謝益壽見詩笑曰青溪之曲復何窮盡

武昌記曰樊山東有小谿夏時懷袖恒有寒氣故謂之

寒谿

裴氏廣州記曰管谿周圓丈餘水極沸涌如猛火煎油

聲

荆州記曰酈縣北五十里有菊谿源出縣西北五十里

石澗山東南流會專水兩岸多甘菊

盛弘之荆州記曰桂陽郡西南宿山水出注大谿號曰

横谿水甚深冬夏不乾俗謂之貪泉飲者輙冐於財賄

詩梁任昉泛長谿詩曰徇祿聚歸粮依隱謝羇勒絕物甘離羣長懷忽去國長谿永東舍震區窮水域道遇埀綸叟聊訪問津惑弭檝申九言無為累羣纓長泛滄浪水平明至曛黑又落日汎舟東谿詩曰黝黝桑柘繁芃芃麻麥盛交柯谿易陰反景澄餘映吾生雖有待樂天庶知命不學梁甫吟唯識滄浪詠田荒我有役秩滿余謝病

賦宋謝靈運長谿賦曰潭結綠而澄清瀨揚白而戴華

飛急聲之瑟泊散輕文之漣羅始鏡底以如玉終積岸而成沙

谷

爾雅曰水注谿曰谷

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老子曰谷得一以盈谷無以盈將恐竭

韓子曰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為何谷荅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隣謂臣愚遂名為愚公谷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以觀其辭

劉向別録曰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而穀生今名黍谷

漢武故事曰上微時行至柏谷舍於逆旅逆旅翁罵之

因從乞漿翁曰止有溺無漿也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為長夜宫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
三旬不出聽政其後大風揚沙一夕填此谷
周景式廬山記曰石門是一大谷谷中有修林萬頃偉
木千尋日月之光罕照焉
戴延之西征記曰梓澤去洛城六十里梓澤金谷也中
朝賢達所集賦詩猶存是石崇居處
賦晉胡濟瀍谷賦曰嘉髙岡之崇峻兮臨玄谷以遠覽

仰高丘之崔嵬兮望清川之㵝㵝爾乃涉重嶮陟㯓薄
倚春木臨幽壑深谷豁以窈藹高岑鬱而岝㟧

澗

釋名曰澗間也言在兩山間也

說文曰澗山夾水也從水間聲

爾雅曰山夾水曰澗

韓宣子曰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臯山見深澗峭如
墻深百仞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乎曰無有有嬰

兒狂聾人入此乎曰無有有牛馬犬入此乎曰無有安于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改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漢書曰沛公與項籍臨廣武澗而語數籍以十罪

石崇金谷序曰余有别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樹衆果竹木草藥之屬

異苑曰苻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騧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蹰臨澗垂控與堅堅不能及馬

又跪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走

詩梁劉孝威賦得曲澗詩曰澗流急易轉溪竹闇難開

近樓俄已失前州忽復迴石岸生寒蘚沉根漬水苔菱

舟失道去歸凫迷逕來

宋徐諼華林北澗詩曰揔長潭兮括遠源下沉溜兮起

輕泉迴溪浚兮曲沿阻衝波激兮瀨淺淺貫九谷兮積

靈芝飛清濤兮潔澄連

浦

說文曰浦水濵也

風土記曰大水小口别通為浦

楚辭曰出溆浦而邅迴又曰望美人兮南浦

述征記曰興浦舊魏步道吳揭水灌之令絶道為浦

顧微廣州記曰溪浦口有蒲母養龍裂斷其尾因呼龍

掘人時見之則土境大豐而利涉也

劉禎京口記曰縣城東南大路過長堤五里得屠兒浦

者昔諸屠兒居此小浦因以為名也

伏滔北征記曰廣陵西一里水名公路浦袁術自九江東奔袁譚於下邳由此浦渡因名也

詩梁簡文帝入溆浦詩曰泛水入迴塘空枝度日光竹垂懸掃浪鳧疑遠避檣

梁丘遲旦發魚浦潭詩曰魚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嶂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危絶峯殊狀森森荒樹齊淅淅寒沙漲藤垂島異陟崖傾嶼難傍

表宋王弘廣陵前浦開表曰伏聞廣陵前浦榛蕪歴久近復開除清源虛邃含明內鑒瑞以數致象以類應夫如是者鸞鷺鳳儀可停屬而須矣

渠

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路三百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卒使就渠渠就而用注

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强因命曰鄭國渠

漢書曰張掖郡有千金渠

地理書曰滎陽有浪蕩渠

頌後漢蔡邕京兆樊惠渠頌曰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十職一曰農生民之本於是乎出豐殖財用於是乎在陽陵縣東厥地汙泥嘉穀不殖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隱乃命立新渠曩之毒田化為甘壤相與謳談

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其歌曰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有溝澮莫有違之田疇斥鹵莫修莫治飢饉困瘁莫恤莫思

井

盛弘之荆州記曰隨郡北界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則衆井水皆動又曰江陵縣東北十里天井臺東臨天井井周迴二里許中有潛室人時見之輒有兵寇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金博山鹿盧交龍
負山於井上有金師子在龍下

潯陽記曰盆城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人
掘之正得故井銘曰頴陰侯所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
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忻悅以為己瑞井甚深
大江中風浪此井輒動常當之

嵩高山記曰少室山有雲母井

異物志曰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黄黄

者灰汁取作糜粥皆作金色土人名灰汁為金因名為

金井

異苑曰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瀆恒自涌沸

故曰沸井于今猶然又曰臨邛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

赫彌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盛

詩梁范雲詠井詩曰乃鑒長林曲有浚廣庭前即源以

為浪因方自成圓兼冬積温水疊暑泌寒泉不甘未應

竭既涸斷来翻又悲故井詩曰因舊未嘗改緣甘故先

竭歷稔久無禽一朝見開渫泌泉既斯涌短綆將安設已獲丁氏利方見管公綠

賦

晉郭璞井賦曰益作井龍登天鑿后土洞黃泉潛源存溱潏潏涓涓爾乃冠玉檻甃鱗錯鼓鹿盧揮勁索飛輕祛之繽紛手爭鶩而牙弱長纆委虵以曾縈瑤甕龍騰而灑激乃回澄以静映狀冏然而鏡灼挹之不損停之不溢莫察其源動而愈出信潤下而德施壯邑移以不改獨星陳於丘墟兮越百代而猶在守虛静以玄澹兮

不東流而注海

晉孫楚井賦曰若行潦之滓濁靡清流以自娛乃喟爾而有感率鄰左之數夫脉厥土以興作登甘醴於玄虛渴人来翔行旅是賴輟耕息肩不期而會沈黄李浮朱柰雜狸首之班如飛清塵以洮汏枕玄石以盥嗽喜遨怡以綏帶

晉江逌井賦曰穿重壤之十仞兮構玉甃之百節營之不日既汲既渫潛流焰焰寒泉洌洌挹之不損滀之不

充納而不處其有興而不匱其豊先王借象以辨義君子擬淡以自綏神龍來蟠以育鱗列仙一嗽而雲飛

賛晉卞敬宗溝井賛曰爰有遂井列彼下泉引流重壤合耀青天藴甘澄潔湛爾終年圖象懷惻寄言嘉筌

銘後漢李尤井銘曰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少取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冰

易坤卦曰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

毛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又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陵陰二日夏之十二月三日夏之正月鑿取冰沖沖聲貌陵陰冰室也

漢書曰晁錯上書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孫盛雜語曰王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欲危害祥

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處冰解下有魚出因以奉養

楚辭曰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增冰峩峩飛雪千里

鄧析書曰明君之御民若秉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

孫卿子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

淮南子曰見一葉之落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諭遠也

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

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

老子曰渙若冰將釋

史記曰周紀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見巨人跡而履之身動如孕暮而生子以為不祥棄於冰之上鳥以翼覆薦之

論衡曰夫爨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也今郛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

廚也一夫仰歎天為降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接日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魏子曰危殆之國治不益之民是猶薄冰當白日聚毛過猛火也

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有火出

東皙集曰君聞薄冰凝池非登廟之寶零露垂林非綴

晃之飾必將採素璧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也

賦晉顧愷之冰賦曰激厲風而貞質仰和景而融暉清

流離之光徹邈雲英之巍巍爾乃連綿絡幕乍結乍無

義剛有折照壺則虛託形超象比朗玄珠若乃上結溥

映下鏡長泉靈葩隨流含馨揚鮮

晉庾儵冰井賦曰嘉陰陽之博施美天地之廣宣萬物

雜而無越不易類以相干或專陽負暑或固陰沍寒涂

雖殊而同歸信協德而俱延於是孟冬之月羣陰畢升

霜雪紛其交淪流波結而成凌啟南墉之重闗將却熱以藏冰納遠宫之邃宇靜幽淡以清徹抱堅精之玄素發川靈而長凝於是寒往暑来四時代序帝將攘患炎災是禦爾乃攜我同類援我蒸徒將涉寒藪害氣是除攀靈艦而增舉爰自託於城隅仰瞻重搆俯臨陰穴凄清驚冷慼發栗烈餘寒嚴悴凄若霜雪

啓梁沈約謝敕賜冰啓曰竊惟司寒轄響眇自前代凌室曠官歷兹永久聖功闡物逸典備甄窮深既採園池

靡用有籍羔秬無災霜雹

津

說文曰津水渡也濮小津也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孔丘曰是知津矣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津吏女子持檝而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酌餘瀝

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員檝遂與渡中流發激棹之歌簡子悅以為夫人
續漢志曰河東大陽縣有茅津北屈縣有採桑津
銘後漢李尤孟津銘曰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黃𤇾白神赤符以信昔有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

橋

說文曰橋水橋也東楚謂橋為圯

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江比黿鼉為梁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機發之橋故以陷丹丹過之無虞

戰國策曰豫讓欲為智伯報讎趙襄子當出伏於橋下至橋馬驚曰必是豫讓也求之果是

史記曰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又曰文帝行出中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轝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廷

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見車騎即走耳張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

黄圖曰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則紫宫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横橋南渡以法牽牛

論衡曰髙麗國有侍婢自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曰東明東明善射王恐害其國欲殺之東明走至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而為橋梁

蘇子曰微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

王隱晉書曰杜預啓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為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上從百官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橋不立也預荅詔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獲奉成聖制也衆咸稱善

詩梁簡文帝賦得橋詩曰浮梁既衡嶮通波信可陵乗空瀉渭石跨岸擬河冰斜䦨隱濁霧布影入清澠方知歌綠水無待椅蒼鷹又詠壞橋詩曰虹飛亘林際星渡斷

山隅斜梁懸水跡畫柱脫輕朱又石橋詩曰惠子臨濠
上秦王見海神寫虹便欲飲圖星逼似真
梁蕭若靜石橋詩曰連延過絶㵎迢遰跨長津已數逢
仙容兼曾度獵人
梁徐摛壞橋詩曰匝欄生闇蘚覆版沒魚衣岸曲斜梁
岨何時香步歸
周庾信看治渭橋詩曰大夫忝下位司職渭之陽富平
移鐵鏁甘泉運石梁跨虹連絶岸浮黿續斷航春洲鸚

鵲色流水桃花香

周王褒和治渭橋詩曰東流仰天漢南度似牽牛長堤通甬道飛梁跨造舟使者開金堰太守擁河流廣陵候濤水荆峽望陽侯波生從故舶沙漲涌新洲天星識辯對撿玉應沉鉤

陳陰鏗賦得渡岸橋詩曰畫橋長且曲傍嶮復憑流寫虹晴尚飲圖星晝不收跨波連斷岸接路上危樓欄高荷不及池清影自浮何必横南渡方復似牽牛

太宗文皇帝賦得浮橋詩曰曲岸非千里橋斜異七星
暫低逢輦度還高值浪驚水摇文鷁動纜轉錦花縈遠
近隨輪影輕重應人行
梁庾肩吾石橋詩曰秦王金作柱漢帝玉爲欄仙人飛
往易道士出歸難
張文琮賦橋詩曰造舟浮渭日鞭石表秦初星丈遥寫
漢虹勢尚凌虚已授文成履空題武騎書别有臨濠上
棲偃獨觀魚

後周宗羈登渭橋詩曰仲山朝飲馬還坐渭橋中南瞻臨别館北望盡離宫四面衣裾合三條冠蓋通蘭香想和季雲起憶戚公杞上相知早雞鳴韋共同

藝文類聚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胡敏

謄録監生臣宋益源

藝文類聚卷十

唐 歐陽詢 撰

符命部

符命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呴則百姓歸之

社里之君鳴則教令行唯聖人能之呴鳴之怒也

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奄然陰風赤龍與

慶都合生堯

河圖曰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

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

周據而興周起於房而五星聚之得天下之祥

尚書中候曰季秋赤雀銜丹書入酆止于昌戶昌拜稽

首受最要最者也曰姬昌蒼帝子又曰呂尚釣磻谿得玉璜

刻曰姬受命呂佐旌旌理也又曰武王發渡于孟津中流

白魚躍入王船王俯取魚長三尺有文王字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時見大赤烏銜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故其色上赤

史記曰帝嚳少妃有娀氏女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祀于高禖有玄鳥遺其卵簡狄吞之孕生契為殷始祖又曰帝高陽氏元妃姜嫄見大人之跡履之欣然若感而生后稷棄之寒冰之上鳥翼覆之又棄之隘巷羊牛乳之又棄之平林之上人收養之為周始祖又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生高祖又曰高祖被酒夜

經酆西澤中今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問之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漢書曰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野漢以義取天下之應也又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宣

帝中興之瑞也又曰昭帝時上林柳樹斷卧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曰昌邑王問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為木下民象當有廢改之象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後宣帝立帝本名病已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屬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禄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屬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宫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又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汝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夜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縣界大豐孰因名上曰秀又曰光武從邯鄲避王郎兵至呼沲河導吏還言河水流

澌無船不可濟左右皆惶畏為王郎所及上命王霸前往視之實然霸念還言驚衆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為阻即白曰冰堅可渡士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履壃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也

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

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二為周滅夫子將終三為漢制造作考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人如得麟者

帝王世紀曰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氏於成紀也又曰神龍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又曰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黄帝於壽丘又曰黄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之意感生少昊又曰陶唐之世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於

姚墟又曰修己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怳然又吞神珠薏苡胷坼而生禹又曰漢昭靈后名含始遊浴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高祖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删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之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開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在東鳳皇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南方有字曰大紂

曹金但取之此司馬氏革運之徵

魏志曰桓帝時有黄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矣

吳錄曰孫堅墓上數有光如雲氣五色上屬天下蔓延數里父老相謂曰此非凡氣孫氏其興乎

吳書曰孫堅母懷姙夢腸繞吳閶門孫策母懷策夢月入懷懷孫權夢日入懷

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藳如始刈

豫章記曰松陽門内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舉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太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

庾仲初楊都賦所云瘣木菴豫章

郭璞南郊賦云弊梓擢秀于祖邑也宣帝祖為豫章太守故云祖邑也

臧榮緒晉書曰王廙為鄱陽太守有枯樟樹更生王敦

表勸進中宗曰晧獸應瑞而来臻樟樹久枯而更榮

孫盛晉陽秋曰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之

地有天子氣於是改金陵曰秣陵塹北山以絶其勢恭

致東遊以厭之後五百二十六年而中宗即位於江南

又曰太安中歲鎮辰太白四星聚於牛女之間後中宗

即位於揚州也

武昌記曰孫權獵於樊山見一姥問獵何得荅曰止得

一豹姥曰何不堅其尾忽然不見因為立樊姥廟

徐爰宋書曰武帝夜生有神光之異室內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又高祖舉目瞻眎常見二龍在焉始尚微小及貴龍形漸長光色轉明左右侍者亦數見徵異高祖既登祚謂羣臣曰朕始望不至此衆人咸撰辭欲盛稱功德王弘率爾對曰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衆皆以爲知言

文漢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

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韶夏崇號謚畧可

道者七十有二君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

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

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大行越成故軌跡夷易易遵也

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于二后未有殊尤絶跡可考

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

德逢音蜂涌源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

垓下沂八埏昆蟲闓澤迴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
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招
翠黄乗龍於沼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
禪盖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于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
育羣生義征不憓德侔往初功無與二意者泰山梁父
設壇場望幸盖上帝垂恩儲祉将以慶成陛下謙讓而
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夫修德以

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摠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

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徧
之我氾布護之名山顯位望君之来君乎君乎侯不邁
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
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来厥途靡從天瑞之徵玆
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
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宛宛黄龍興德而升正陽顯
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乗依類託寓喻以封
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

競競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
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頌魏傳遐皇初頌云尋盛德以降應著顯符于方臻積
嘉祚以待期儲鴻祉於真人昔九代之革命咸受天之
休祥匪至德其焉昭匪至仁其焉章懿大魏之聖后固
上天之所興應靈運以承統排閶闔以龍升據皇象以
闡化順帝則以播音遵陽春以行施揆四時以立信運
聰明以舉善宣柔惠以養人於赫我后邁德如神化不

朞月令不決辰於是天地休豫靈祇懽欣嘉瑞雲集四靈允臻甘露霄零於宫庭醴泉冬涌於中原白雉素烏丹芝朱魚鱗集羣萃不可勝書信應天之美瑞受命之靈符也然後覧公卿之讜議詢百僚之典謨天子乃登彤輦戴羽蓋佩玉鏘鏘鸞聲噦噦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祚導神氣於是建皇初之上元發曠盪之明詔眚災肆赦盪滌瑕穢崇設九賔溥延公卿嘉羞千品爼豆充庭金石具懸鍾鼓畢作歌九功舞八佾鴻澤普皇恩洽民

欲得神望塞

叙後漢傅幹王命敘曰昔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敘于詩書天之歷數昭焉著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共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世祖撥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徵祥煥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

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民為神明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叙無紀次勲澤不加於民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豪桀見二祖無尺地之階為專智力秉釁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有真也哀哉非徒闇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闢已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蚩尤强如共工威如夷羿然皆從分横裂為天下戒又況淺智小才勇不足畏强不足憚未有成資而敢失

順視不軌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不成太山之高魚鼈之類不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變當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祚羸糧間行進其策謀遂荷肯附之任專佐命之寵張玄慕蘇秦蒯通之業周旋嚻述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禹弇見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張玄蔽逆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

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
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
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
敗知劉興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拔吳漢於
小尹擢馬武於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
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
畢力於征伐搢紳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
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于東井

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祥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鑒于室㬇嘉禾滋于邑壤其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呼沲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光識其諱强華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導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覽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忠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

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文漢揚雄劇秦美新曰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因襄文宣靈之僭跡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皇帝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

曰遂流唐漂虞滌殷蕩周夔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二世而亡何其劇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慝故若古者稱堯舜咸侮者陷桀紂況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

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雲動風偃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虵方斯蔑矣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胥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絶風懿律

嘉量金科玉條煥爛照耀靡不宣臻振鷺之聲充庭鴻
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櫝郁郁乎
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紹少典之苗著黃
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既張炳炳煒煒豈不
懿哉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岳增封太山廣禪梁甫斯
受命者之典業也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
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四面內嚮喁喁如也
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典引一篇以示

來人擣之罔極今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嗅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論後漢班彪王命論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

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
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
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
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
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
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
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
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

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

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之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

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已從諫如順流趍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

氣吕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闗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歴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周斯度而茍昧權衡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殀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説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禄其永終矣

典引後漢班固典引曰陶唐舍胤而禪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熈載越成湯武殷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高光二聖辰居其域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熈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渙揚寓内是以来儀集羽族於觀魏肉

角駉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黄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黄麰音侔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峩峩如也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寳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數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飾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將俾萬嗣揚洪暉奮

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
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諭魏陳王曹植魏德論曰元氣否塞玄黄憒薄星辰亂
逆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以道凌
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雰順制靈弧雲舉則朝揚
播越唯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掃辰彗北彎首尾爭
擊氣齊率然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嶽盱乎若潰
海愠彼蠻夏蠢爾弗恭胎我蕭斧簡武鍊鋒星陳而天

運振耀乎南封荆人風靡交益影從軍蘊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撟矯制乎遐川仰屬目于倏支晞弱水之潺湲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賔憲度增飾日耀月光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放堯上猶謙謙弗納也發不世之明詔薄皇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以興神祇致祥乾靈效祐於是羣公卿士功

臣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況天網不禁皇綱圮紐俟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武皇創跡於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勲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將使斯民播秬巹殖靈芝鋤六穟挹醴滋遂乃凱風迴來甘露西時農夫詠於田壠織婦吟而綜絲黃吻之亂含哺而怡鮐背之老擊壤而嬉古雖稱乎赫胥昌若斯之大治乎于時上富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

陰陽增耀日月極禎祥於遐輿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
萬機探幽洞深逍遥六藝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
囿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陷清雲以妙觀
将恭跡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
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
頌聲矣固將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川以祈福周五方之
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皇之靈矩流餘祚於黎蒸鍾
元吉乎聖主

隋李德林天命論曰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肆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天下之重不可妄據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墨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就敵項羽誅秦摧漢宰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妓妄何足數者若使四凶執八元之誠三監懷九臣

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遲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借逆亾邪時煩獄吏其不戒慎何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絶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㕘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

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位尊而心愈
下禄厚而志彌約納寵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
於此則對回不至謙光滿復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
自作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終
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啟河西將軍率五郡而
臣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也
述魏邯鄲淳上受命述曰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
聽風聲陶唐為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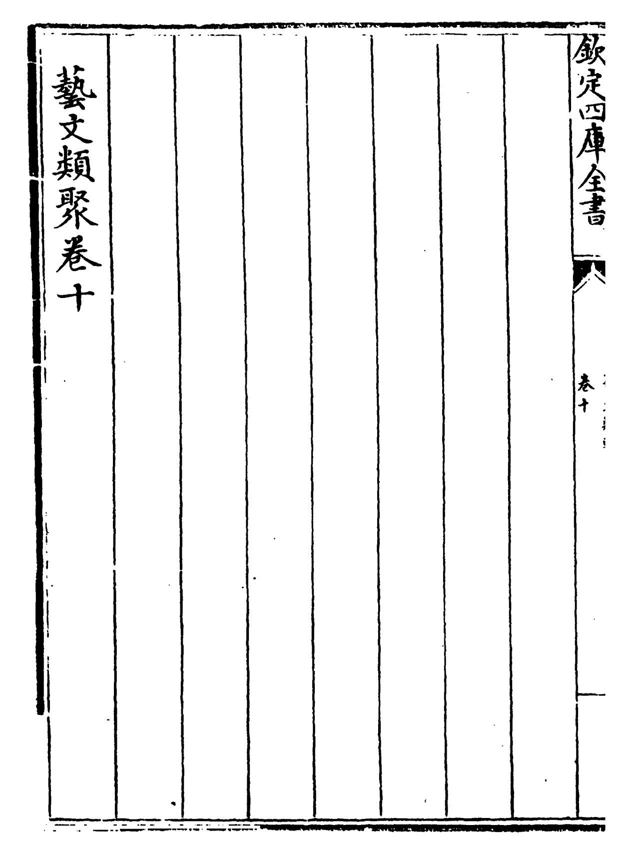
而王禪代雖殊大小繇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黄也是故大魏之業皇燿震霆肅清宇内萬邦有截師義翼漢奉禮不越飭躬戮力茂亮弘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燿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光陳錫裕下民悦無疆三神宜釐四靈順方元龜介玉應龍粹黄若云魏德據兹以昌爾乃鳴玉陟壇三揖以俟既受休命龍旋鳳峙煌煌厥暉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踐帝位納璽要紱

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峩峩髦士棣棣蹌蹌聖躬御策以莅巍巍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者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咸和日月光精氛祲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平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聲屢省萬機訪謀老成治詠儒墨納策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諧萬國叙彛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于仁壽之門刑錯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玄斯因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

也

表魏邯鄲淳上受命述表曰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来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無為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歎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

伏蒨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



藝文類聚卷十